

网络亿万积分
热门言情网站
重磅推荐

春风不若你 微笑

折火一夏
著



让全世界都温柔下来的独家宠爱
暖伤言情作家【折火一夏】温暖谱写“大叔萝莉爱情养成记”
他用十年时光，最细微心情，许她一生爱情童话

春风不若你
微笑

折火一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风不若你微笑 / 折火一夏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511-2246-7

I. ①春… II. ①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464号

书 名: 春风不若你微笑
著 者: 折火一夏

策划统筹: 张采鑫

特约编辑: 欧雅婷

责任编辑: 郝卫国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刘 清

美术编辑: 许宝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246-7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 楔子	
005 / 第一章	画地为牢
027 / 第二章	欲言又止
045 / 第三章	那么骄傲
069 / 第四章	自欺欺人
087 / 第五章	别给希望
107 / 第六章	无力抗拒
127 / 第七章	无可替代



目录 / contents

147 / 第八章	独家专宠
171 / 第九章	喜新厌旧
193 / 第十章	死不相见
217 / 第十一章	无效挣扎
239 / 第十二章	不治之症
261 / 第十三章	再见爱人
277 / 番外一	别怕我在
289 / 番外二	吾家有女



<<<<<<

【楔子】

“骨癌。”鄢玉手中捏着我的诊断书，眼镜后面的神色没有波动，连声音都非常冷静，“并且是晚期。配合治疗的话，最多还有四个月。”

最后一个字被他清晰吐出来的时候，我终于死心。

鄢玉医术精湛，确诊的病例中从未有过误诊先例，连预测的死亡时间也总是准确得堪比死神日记。更何况，这一次他谨慎复查了两遍，从头到尾未假手他人，亲自上阵全程参与。

诊室里是没有过的安静。片刻后，他问道：“害怕吗？”

我连挺直腰杆的力气都已消失殆尽，深呼吸了一次，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又轻轻点点头。

鄢玉的手指点在桌面上，沉默了一会儿，说：“打算什么时候告诉顾衍之？”

我比他沉默的时间还要久。漫长之后，我才低声说：“我要再想想。”

我的这个答案显然无法让他满意。然而他不再发言，只送我出诊所。

诊所前面的桃花树到了凋谢期，有些掉进泥里，有些落在台阶上，一地的深红浅红。鄢玉迟疑了许久，还是建议我尽快做出决定，最迟要在两天之内。

他刚刚说完这些话，我口袋里的电话便响了。

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被鄢玉瞥到，他看向我的眼神顿时变得复杂。

我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似在沙沙翻着纸张，很快一个好听的男低音不紧不缓地传进来：“绾绾？”

我死死咬住唇，眼泪在一瞬间模糊一片。

半个月前的这个时候，我午睡醒来，蓦地发现院中几棵海棠树下，

多出来一副秋千架。当时一听管家说是衍之特地叫木匠新做好的，马上打电话过去。彼时的电话那头也如现在这般，伴着沙沙翻纸张的背景音，说得轻描淡写不紧不慢：“嗯？听管家说，最近似乎有人很喜欢在那里晒太阳。”

曾经在杂志上看到过有关顾衍之的评价，说他手腕强硬极有远见，有着天赋一般的决断力。可在我看来，他明明总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仿佛什么事情都气定神闲，偶尔兴致上来，还很喜欢行为恶劣地捉弄人。却又总是可以妥帖地做好所有事。我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他都早已在不动声色之间置办周到。印象里，仿佛只要有顾衍之在，就足以抵得上一个世界。

这样的一个人，我喜欢他喜欢了十一年。曾经专心致志地琢磨怎样才能嫁给他，从未想过会在实现愿望不过两年的时候，我即将离开他那么漫长的时间。

我几乎想立刻大哭出声，却竭力抑制了声音中的颤抖，紧紧握着电话，小声说：“我想你了。”

顾衍之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轻轻地笑了一声。

我想我可以猜到 he 此刻的小动作。必定是搁下了手中的钢笔，单手撑着额角，眉眼舒展开，仿佛有些温柔的意味，面容带着些微浅笑的样子。

我甚至还可以想象到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声音里肯定也会带着笑意，应该还有一丝浅浅嘲笑的意味。三天前我在离开T城的时候同他赌气说过的话他未必会重复给我，却一定要让我自己想起来。明明他年长我十岁，明明别人还都说他什么睿智沉稳，可明明他总是这样喜欢欺负人。

“那么，要怎么办？”他说，“我给你订今天晚上的机票，回来好不好？”

“.....”

“不想回来？”他又笑着说，“那我飞过去？”



“……”

“绾绾？”

“……你不要过来。”泪水在脸上淌得毫无章法，说出话来却分外平静，我又重复了一遍，“你不准过来，三天后我再回去。我才不要做小狗呢。”

挂断电话，有片刻的寂静。鄢玉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淡淡地开口：“来这里之前，你究竟怎么和顾衍之说的？”

我一时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眼泪渐渐干涸，我抬起头来：“鄢玉哥哥，帮我一个忙好吗？”

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动声色：“你想让我帮什么？”

我紧紧抿起唇，再开口时，声音被风吹得微微发紧：“你还记得在以前，你给叶寻寻提过的心理控制吗？”



第一章

画地为牢



假如以遇见顾衍之的那一年为分水界，我至今二十二年的生命恰好可以分为对称的两半。

在我遇见顾衍之以前的十一年里，我都住在中国西部，大山深处的一座村寨里。在这十一年中的前十年，我的生活都一成不变。当然，如果一定要认真讲，不可否认在这十年中我的身高每年都在增长，我弃掉了勺子渐渐学会用筷子吃饭，我开始每天背着书包步行两小时去镇上的小学读书，以及我慢慢学着跟随母亲在早春和深秋的季节去山中挖药草。

但这样的变化和我十岁那年发生的地震比起来，就显得太过平淡无奇，甚至这十年中发生的泥石流加起来都可以忽略不计。

那年正好是暮春时，外面的日头轻暖，晒得人懒洋洋的。我坐在镇上午小学的教室里，耳朵半开半闭，心不在焉地听同桌燕燕站起来读课文。我其实很有些昏昏欲睡，但这所希望小学唯一的语文老师兼数学老师兼半吊子英语老师兼校长的我的父亲，有个很无奈的毛病，那便是对别的学生很宽容，对我则总是格外严厉。这就导致我即使已经困得东倒西歪，并且眼睁睁看着前桌和后桌都已经酣然入睡，我也仍然不敢真正趴到桌子上睡着。

当燕燕把六段课文念过一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脑袋像被塞了石块，然后在使劲儿摇晃一样的头晕。

等我抬起头，才发现已经眩晕到看不清头顶的天花板。有泥块从头顶簌簌落下来，讲台上的老师，或者说我父亲的面孔竟也变得模糊不清，只听到他突然打断了课文的朗诵，声音里变得有些焦急意味：“地震了，大家快醒醒！赶快跑出去！跑到操场那里去！不要慌！一个一个排成队跑出去！快！”

得知发生地震的那一刻，我如我刚刚被怀疑为骨癌时的表现一样，显得格外茫然。因此，我很感谢我有一个反应机敏而且心地善良的好同桌。在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她已经拽起我的袖子带我飞奔到了教室外

面去。

然而，在这间教室里坐着的二十几个孩子里，我和燕燕只是个例。这所希望小学只有父亲一个老师，他已经来这里支教了十多年，在这里娶妻生子，还兼职镇上的赤脚医生，教书的时间很有限，导致一个教室里的孩子最大最小年龄差可以达到五岁。因此，在有几个孩子已经机灵地往外逃窜的时候，更多的孩子都是呆呆地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甚至还有几个年龄更小的孩子在摇摇欲坠的教室里开始惊慌地抱头乱窜。

我隔着灰蒙蒙坏了一角的玻璃窗，看到他们在摇晃的土坯房里蒙头乱跑的狼狽模样。然后有一个被父亲一把揪住后衣领，从门口丢了出去。父亲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往外轰，轰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躲在桌子底下不肯出来的小孩子，他伸手去拽的时候，脆弱不堪的教室开始剧烈摇晃。

我突然产生了不好的预感，着急着要往里面冲，被父亲一声大吼镇住脚步：“带他们去操场！”

这是他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怀里还抱着最后一个小孩子，躬起身正要往外面冲的时候，教室终于不堪重负，轰然倒下。

那年的震中并不在镇上小学那边，反而离我家的村寨更近一些。母亲向来有午睡的习惯，地震发生时，她在我看不见的另一端，同样没有来得及跑出房子。

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才慢慢消化下来父母双亡的事实。镇上花了同样的时间来灾后重建。恢复迅速，并且取得的成绩要比我快得多。一年后，有盘山公路修得离镇上近了些，许多村寨被搬迁到一起，许多楼房拔地而起，包括一座新的希望小学。希望小学在原址上重新建起，这次有着漂亮的红白围墙，刷了淡橙色油漆的两层教学楼房，以及干净明亮的玻璃窗。

我十一岁那年的初夏时节，顾衍之以捐资人的身份来希望小学参观，顺便带来新的一批图书文具。镇长隆重地接待他的时候，我正和我的同桌燕燕等人玩捉迷藏。

我一直是孩子里面的孩子王。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蒙眼捉迷藏游戏，规



则也得我说了算。我制定了严酷的捉迷藏规则，初衷是想大家通完口风以后一起捉弄一下七个玩游戏的孩子里面的一个，整个镇上所有孩子里最笨最呆的孙荣。然而事实证明，“命运捉弄”四个字，它不只是讲我在最猝不及防的前提下得了绝症，它还指我在宣布完规则之后，因为一个小孩子的临时叛变，到头来剪刀石头布最后输掉的人正好是我自己。

我只好在孙胖子幸灾乐祸的眼神底下咬牙认命。

先是拿红领巾蒙住眼，然后弯下腰，燕燕把我往左转了十圈，又往右转了十圈，再往左转了十圈，最后他们欢呼着一哄而散。我像个陀螺一样被转得头晕目眩摇摇欲坠，到底没撑住跌倒了两次，摸得手里全是土块。然后再从一数到十，开始毫无规律可循地到处乱抓。

有胆大的孩子上来摸我一下，又很快嬉笑着退开，我伸手抓空数次，渐渐不耐烦。然而，越不耐烦越没有条理，更加抓不到，我急得额头冒汗。过了好久，终于听到有清晰脚步声，并且坚持不懈地越走越近，就像青蛙看中了昆虫，直至昆虫落到它可以舌尖一弹够到的范围内。我在心中计算好了时间，然后快速跑过去两步，再合身一扑，把人死死抱住。

——在这发生后的十年，一次吃晚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抬起头问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话讲回来，你当时有没有因为我弄脏了你的衣服，所以就觉得我太可恶了，简直就是罪不可赦，一定要把人大卸八块掉才解气呢？”

“为什么会到那种程度？”氛围很好的餐厅内，落地窗边，顾衍之的衬衫袖口露出西装小半管，他正把牛排切成小块，使用餐具的姿势慢条斯理，而他的回答漫不经心，“就是有些担心当时小姑娘是不是都给转傻了，不然怎么会看起来傻呆呆的，抱着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

然后，他将切好的牛排递过来，搁在我面前，又将我面前的牛排端到他那边，一切之后，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看在长得还算美丽的份上，什么也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不是吗？”

“……”

——那天将近黄昏的时候，连绵的远山深处，与天相接的地方，有云

蒸霞蔚浓浓淡淡。我抓住的人在原地站定，一动不动。我紧紧环住对方的腰身，仍然不肯放心松手，一面将蒙在眼上的红领巾一把拽下。

眼前被我抱住的人身材修长挺拔，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模样。一件深色风衣挽在手里，身上的浅色衬衫早已被我攥得不像话。脸上却带有一丝笑容，仿佛含着两分温柔意味，垂下来瞧着我的眼睛沉黑，而睫毛密长，丰神如玉，远远不是我口中大声念出的“孙胖子”模样。

陪着站在一旁的镇长大叔双手捂眼，无比绝望地抹了一把脸，抹完脸又冲我使劲儿使眼色。我终于意识到我是犯了怎样的大错误，然后一眼看到被我攥得脏兮兮的衬衫，脸腾地红了一大半。

我立刻松手，往后退了两大步，站定时脸颊还有些火烧火燎。偏偏身后孙胖子发出一声不怀好意的桀笑，我顿时恼羞成怒，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

孙胖子不服，立刻指向我：“镇长，你看她还瞪我！”

镇长气得嘴唇直哆嗦，挨个把我们指过去，最后手指头落到我头上，吹胡子瞪眼：“还不赶紧道歉！”

总归错在我身上，我便不得不舔了舔嘴唇，小声说：“对不起。”

镇长本来就不太灵光的普通话因为气愤而更加不灵光：“你道歉看着我干什么？看着这位哥哥道歉！大声点儿！给人家鞠躬道歉！快点儿！”

“……”我顿时不情愿了，拿眼神跟他老人家无声商量，“为什么还要鞠躬啊？不鞠躬只道歉难道不行吗？”

而藏在心里没表露出来的话是，这里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你让我鞠躬我也就鞠了，可是现在我身后还杵着六个小跟班，你让我在他们面前给这个人鞠躬，以后我的颜面该往哪儿搁啊？

然而镇长显然没有要通融的意思。他的眼珠因为年老而变得混浊，发起脾气来却总是格外的活灵活现，以至于我被迫捕捉到了他想表达的话语：全镇的脸面都要被你一个人丢光了，你那点儿小破孩的自尊还在乎个什么啊？你这回冲撞的可是咱们镇上的贵客！全镇孩子以后的课本文具衣



服全都指着他一人给送来！他这次来还带了十万块钱！还没给呢！要是因为你弄砸了这尊财神，你大叔我跟你没完！

我：“……”

视线僵持十秒钟。我默默转过脚尖三十度，对上眼前袖手旁观好整以暇笑而不语的青年，不情不愿地一鞠躬。然后看一眼旁边的镇长，又不情愿地二鞠躬。再看一眼镇长，实在不想继续下去，然而镇长却比我还要生气：“你看我一眼才一个鞠躬是什么说法！你当我是咸菜下饭哪！三鞠躬赶快给我鞠满！”

我简直无奈到顶点，正要秉言执行，眼前的人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他慢条斯理地开口，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有着超出那个年纪男子的低沉声线，话却相当调侃：“好了，夫妻对拜才要三鞠躬呢，小姑娘你只是弄脏了我一点儿衣服，就打算以身相许了吗？”

全场静寂刹那，后面的小孩子迸出哄然大笑。

我的脸在瞬间涨到通红。

我简直要讨厌死这个人了。如果没有他，我还是最权威的，一直是我说了算。我从来没在同辈的孩子们面前丢掉气场，却在这时候不得不哑口结舌半天，最后只憋出气壮山河的一声吼：“……我才不想嫁给你呢！”

这句话冒出来，又引得镇长狠狠瞪我。我这次打定主意拒不认错，把头扭得狠狠的。镇长指着我的手一直哆嗦，无奈之下转头去跟顾衍之求情：“唉，顾先生，你不要跟这孩子一般见识。”

顾衍之随口嗯了一声，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镇长又说：“这孩子叫杜绾，去年地震那会儿她才十岁，爹娘就全没了。她爹是我们镇上以前的赤脚医生，我们要是去城里看病，以前那都得翻两座大山，最少两天两夜才能到医院。有个小病小灾都是她爹给看好的。杜思成，也就是她爹，以前还是我们这儿希望小学的老师，我们这里学校破，又穷，整个镇上就他一个老师，在这儿待了十几年没走，教会镇上很多孩子读书，连我认识个斗大字都是他教的，那可真正是个好人

啊！”

顾衍之的神色仿佛微微一动，镇长又接着说：“去年地震，杜绾她爹要不是为了救几个学生，人也不会走，都是为了救老熊家那个孩子，最后房子给塌了……唉，留这么个孩子吃了一百家饭，身上穿的这件还是我家里婆子给缝的……”

镇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站得笔直，忍住眼里的一泪水，没有哭出声来。

去年地震后，镇长亲自为父亲立碑。今年忌日，他带我去墓前，同我说，父亲生前我能自豪地和任何人讲“杜思成是我的父亲”，父亲去世后我依然戴着他的光环。这是父亲留给我一辈子的荣耀。所以每次不管伤心还是高兴，我都要挺直脊梁，不能哭，更不能忘。

镇长一边说，一边使眼色让我走。我心里憋着一口气离开，一直走出很远，燕燕还在往回看。

我说：“你在看什么？”

燕燕呼出一口气，小声说：“天啊。”

旁边另一个女孩子点点头，说：“是啊。”

很快连向来眼高于顶的孙胖子都开始感慨：“是吧？”

我忍不住说：“你们一个个都是个头啊！”

燕燕说：“你不觉得刚才那个人长得特别好看吗？”

我冷冷地说：“不觉得。”

孙胖子在一边搭话：“而且一看就穿得特别好，比我在外面打工的叔叔穿得还好，跟刚才那个人比起来，咱们镇长简直就是个烂在地里的矮冬瓜。”

我狠狠瞪他：“你才矮冬瓜！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那张冬瓜脸！你知道矮冬瓜长什么样吗，呆子！”

要是搁在平时，这句挑衅的话一出口，孙胖子必定要跳起脚指着我鼻子骂回来。镇上就孙胖子家一家还算富裕户，一枝独秀的结果就是他家的人个个出门都拿鼻孔看别人。我之所以能成孩子王，就是因为在其他孩子



面前树立起了孙胖子这么个公共敌人，然后以此为中心，拉拢煽动无所不用其极，最后才达成我在今天以前的地位。

然而，今天孙胖子根本不理睬我，兀自在那边扬扬得意地炫耀：“而且你们看见停放在镇长家前面的那辆汽车了吗？那个人还带了司机过来，而且听见镇长说了没有，他一出手就是十万，十万块啊，他肯定特别有钱！”

晚饭过后，村寨里逐渐亮起灯光。这里的电源很不稳定，像是深冬山沟里的水，时断时续，且干涸的时候远比丰沛的时候多得多。然而要是和一年前比起来，已经是天翻地覆一般的区别。

震后曾有劫后余生的老人说，地震后活下来的人，都是踩在那些死去的人的脊背上。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敬畏。这句话我那时不懂，多年后直至现在回想起，才终于明白。

曾经不曾留意过，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懂。地震后我们的村镇，总体都比以前富裕了许多。同样是通电的山区，同样是深山区，四座山以外免于地震倾覆的村寨，通电的时间比我们晚了整整四年。可我们在地震一年后就接起。甚至当时因为太新鲜，我和燕燕还一起做过蠢事，偷偷拿一根火柴去点玻璃泡，结果被孙胖子从窗外看到，狠狠嘲笑了一场。

吃完晚饭后，我就没有事做了。今天本来应该住在镇长家里，然而他家来了贵客，我就很有自知之明地只在房子外面游荡。那晚的月亮慢慢爬上天，很薄很细，像一瓣梨花，有两三点萤火虫扑在草丛中。夜里风寒，山中的冷意更是穿透脊背。我游荡了不知多久，抱着肩在一块山岗上坐下来。不久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杜谔。”

我吓了一跳，猛然回头。

顾衍之站在不远处，刚才那件风衣已经被他穿在身上，里面的衬衫依然是浅色。

我仔细眯了眯眼，觉得他应当换了一件，因为如今的衬衫衣襟上分明是干净得一丝不苟的。

他看看天色，太阳还未完全落下去，嘴角有点儿笑容的模样，向我招